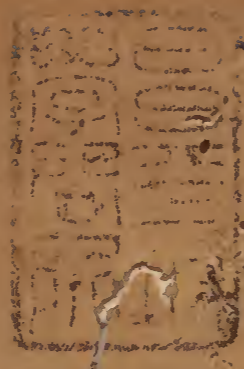


甌甌洞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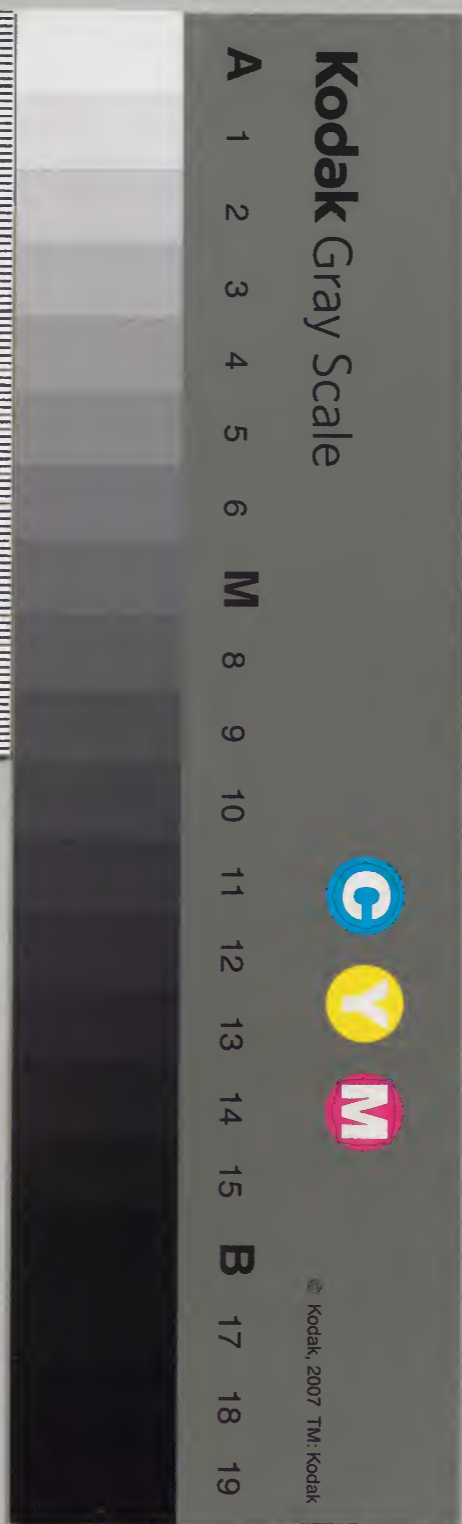
廿七卷
廿八卷
廿九卷



漢書門類		一〇四七四號	二〇冊
		七六函	大架

內閣文庫		漢書類	一〇四七四號	二〇冊	一七函	一七架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474	
冊數	20(15)		
函號	317	80	



甌甌洞藁卷之三十七

墓表六首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校

淺草文庫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墓表

劉公既下世其子衛將軍日孚業已乞銘元美而因屬國倫表其陽申之曰先大夫之目固待二先生瞑也國倫曰表墓非古也其猶行古之道乎夫以首陽之清也與延陵之仁也猶必緣孔子而不朽況其他乎漢世號子雲冢為玄而題林宗碑曰有道即創意為之亦皆有所託而重焉故曰先民既歿德音猶存

若劉公蓋可以表矣按吳文學楚材所爲狀公諱景
韶字子成世稱白川先生者是也其先世居崇陽之
南谷自榮四公避罪徙宜春已而復歸徙楊坪凡三
傳至處士公鐸事見于鱗表鐸生封員外公縉事見
元美誌縉娶于汪封安人生公會員外公爲怨家所
搆而被逮治甚急汪安人夜襁公匿荆棘間事白乃
已比公稍長而英骨隆隆起也員外公心喜之謂家
造當屬是兒乃授之書一過成誦矣顧員外公督之
益嚴曰兒忘閭左豪桎而父荆棘而母子乎兒卽不
能脩怨無復爲虎口齧也於是公奮激脩舉子業苦

無資購書數從市肆中借讀已還其人謝曰吾貯之
腹笥矣及綴文又鮮師授率自以臆揣摩爲之輒中
窾始試爲諸生諸生譁以爲亡奇而獨沈令厚遇之
曰劉生殆有心匠非若曹知也嘉靖庚子舉于鄉甲
辰舉進士授潮陽令員外公謂兒往第毋效崇令虐
無辜以庇豪稱良吏矣公至察潮之苦豪者什伯於
崇因首發一二輩寘于法諸豪無不竦息待罪願自
新者公許之蓋自是潮不苦豪已乃因俗致理隨百
姓所利苦而爲舉廢其大者十二事具潮人去思錄
中在潮凡七被薦書始入爲刑部廣東司主事時吾

友李于鱗王元美竝在刑曹公慕而習之間攜高伯
宗魏順甫衡從其間相命爲聲詩志在不朽而以其
餘力治法家言顧卽以法家言著稱而公益鞅鞅不
自喜謂恐于鱗輩申韓我也曾是秋警虜公從大司
寇乘城守安定門安定門常不閉日入避虜者萬餘
人卒亦無所闌入多公密畫也大司寇用是薦公才
可備緩急明年城外城進公職方員外郎董其役公
稍稍以勞自見得增歲奉一級而忘者見謂公喜事
矣亡何出爲貴州按察僉事提兵備苗會諸苗方構
難播州患苦長老或謂撫之便或謂殄之便久持不

決公至立策之曰撫示弱殄儻無非計也書稱分
背三苗此其時乎姑從中喻以禍福而分背之使蜀
者附蜀黔者附黔羣議遂定曾不亡一矢所全活萬
五千人開府馮公岳上其功尋擢撫苗叅議蓋自思
南移駐銅仁所部視故地益廣東連繫瓠西引牂牁
諸苗種凡三十六而據爲寨者八十三其酋之長而
黠者徃徃負險竊發而諸亡命大猾實陰煽之爲亂
階公故所陳開府四策業已預籌之而復身肩其任
次第舉之計禽其尤黠者王黻任宸而餘孽望風解
矣所上首功二百餘詔增歲奉一級賜帑金勞之

會倭寇深入薄江淮間

上念江淮重地晉公按察副使治兵防海特豐城李襄敏公開府其地襄敏故負文武才至與公談兵事輒自退讓以爲不及因與之傾心共濟於是公乃得請於開府以間行視要害外自秣陵內至如臯皆置水陸師待敵爲犄角勢已城天長城寶應而日拊循其民以示有警可壁也明年

上遣儒臣唐公順之來視師會萬倭遽至犯如臯公急趨如臯敕將吏開門迎敵賊度有備不敢窺諸路援兵亦稍稍輻輳公起自軟血與諸將盟曰戰卽有

不利我必身先爲殉諸將人人奮死力出賊先據白浦意且西公計給之東徐率兵與丁堰諸將衝擊之公又度賊受擊必還據廟灣扼我亟請開府移大軍軍廟灣而身擊賊後敗之藩莊賊二面受敵乃逸而西分兩翼爲連營公過於余莊敗之賊窘夜奔馬邏公掩擊于姚蕩敗之賊復逸過燕莊逼泰興公力追之泰興人望見公爭挽入城公按轡喻之曰入城無爲徒示弱我第以戰爲守若等今安枕矣乃麾兵而前搗賊張家莊走之已賊悉衆還攻廟灣公急從間道趨至與李唐二公會水陸兵夾攻之凡四日大破

之時諸將有驕色公曰未也吾慮夫三沙之賊未饜於南將乘我徂而北也猝至何以應之於是分休諸將使潛爲備未幾賊果潰三沙北渡徑趨如臯公率諸將翼進掩之仲家園用火攻敗之賊奔鍋潭公與衆將丘陞追及之陞爲前鋒中伏死公併將其衆殊死戰敗之已又及之小海灘劉家橋白駒海沙凡三戰賊皆失利因從間道趨劉莊將據其積粟以老我師會裨將劉顯自三沙新敗來公激之曰此將軍奮翼澠池時也豈無意乎顯遽躍馬前而公鼓其後遂搗劉莊賊潰追及白駒場盡殲之是役也公躬擐甲

胄者九十餘日生禽百斬首三千焚溺稱之鹵獲夷器輜重以萬計捷聞

上大悅增歲奉二級賜白金一鎰文綺帛各二尋陞浙江按察使治兵如故明年

上錄三沙功又增歲奉一級賜白金一鎰綺帛各一蓋李唐兩開府嘗相繼上書薦公自代

上又心嘉其功遂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鳳陽諸郡公念淮陽被兵後歲婁不登方約束諸守令將吏務與民休息會

景王就國中貴人責供張甚具所過繹騷公患之因

以大義動中貴人得不擾而去尋聞汪安人訃奔喪
還方日夜號泣自恨待罪行間不得侍母一藥也會
中御史彈章奉 旨闕住已公雖服除不復涉世事
日治具爲員外公壽事兩繼母竝得其歡餘日與里
中長老陳說耕稼及引一二後進生與之談藝賦詩
訢訢然樂也隆慶改元用 詔恩復公官致仕而襄
敏之子棻適爲御史按楚薦公用世才不宜久處巖
穴當事者亦欲擇重鎮畀之顧卒格于忌者之口弗
果用公歎曰吾豈以用舍爲輕重獨媿負襄敏公父
子耳乃哀襄敏軍中所與諸手札百餘首名之曰感

知錄寄御史而不言謝其後員外公臥疾公每廢寢
食叩顙籲天願以身代及喪而骨立矣公又好行陰
德無論字孤粟乏卽所飭廢寺壞橋與諸無歸之棺
槨幾備其境若不責子錢至折券而焚之亦不下二
千餘金干旄及門公無一語不爲閭里人地然卒不
令之知間謂楚材用世非吾時矣往欲續百將傳註
武經敘沿海諸邊圖一無所就然非所甚恨也獨憶
西曹時同二三子圖不朽之業已委而去之兵革間
十餘年彼且謂我燕頤而孰知其美疾乎豈區區汗
馬之勞足名世乎以故公晚年益好學不倦而爲文

若詩日益宏麗追作者所著秋蛩燕臺戰餘漫藁太白原藁若干卷楚材爲哀而傳之矣公故在軍中嘗夢建業蔣王從空授以丈八矛盤舞如飛至病復夢蔣王以天樂迎之明日遂逝蓋萬曆戊寅五月廿一日也距其生正德丁丑正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二公娶張氏初封安人後以子衛將軍受 覃恩進封恭人張恭人少以孝謹佐公於微而成儒業及其顯也一切家政賴焉公遂得宣力疆圉無內顧憂生子三長卽日孚積功爲武昌衛指揮娶戴氏封恭人次日益日躋俱殤女五長適千戶陳邦木次適太學生汪

朝海次適邑諸生龔衍材孫男三炳衡邑諸生娶恩生汪庭女餘俱幼墓在史家渡之陽國倫曰予故與公厚善然於公不敢有媿辭蓋公治兵淮陽時予適謫歸德理最近公聞公功成而萬姓戴之至爲六生祠祠公而謳頌之聲至今盈耳暨予稍遷督學使過石阡銅仁間去公已十五六年父老猶有遮道流涕而起居劉使君者此何以感也昔人稱所至見德所去見思公蓋其人哉乃功高見讒才大弗究於用則非所知矣人言公之開府也以遇李其以開府罷也以遇唐謂唐嘗負高世之望一屈於分宜而見用有

道者疑之故李薦公則見以爲不蔽賢唐薦公則見以爲樹黨乃分宜罷相後未有能爲公解者而後生信耳益不知公爲何如人矣嗚呼公之不復用其天乎又奈何僅以中壽卒乎予故次第其行而表之墓道曰此嘉靖中功臣都御史劉公之藏也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

太子太保謚榮簡公墓表

代作

榮簡公之薨也訃聞

上愍之贈官賜謚 敕有司爲治喪祭蓋以榮名終矣其門人少宗伯閔師望氏狀述公履行屬予表其

墓按狀公諱端明字希道潮州海陽人其先汝南人盛吉仕漢爲廷尉廷尉之裔散處在陵樊鄧間桓帝時憲起廣陵爲吳郡太守其子爲和征東司馬後憲爲孫權所害子孫徙鍾離避焉歷晉宋皆居鍾離唐總管彥師封公食邑千畝而宋有名度者仕至衆知政事元至正中鵬任內臺以直言貶海陽令蓋公七世祖也鵬與其長子竝卒海陽季子珉遂占海陽籍海陽自此有盛氏矣珉生洪爲五經院長洪生孚明初辟署海陽敎事孚生夔永樂中以鄉舉授餘杭簿夔生鳳儀仕爲仁化訓導遷安谿敎諭其鄉稱梧莊

先生者是也初先生在仁化嘗感異夢旦掘地得石有文曰宋端明殿學士墓先生瞿然令人掩之是日伍宜人生公遂以端明命公名公生而靈異五歲能言前身事甫薨卽善屬辭弱冠從諸聞人受經術多所博識外家語弘治戊午舉省試第一壬戌舉進士授翰林庶吉士亡何奔梧莊先生喪歸比服除會進孝廟實錄逆閹劉瑾陰嫉諸史臣而公亦橫被譴斥公得報欣然里居侍太宜人養後瑾伏法公起家爲翰林檢討乃上書李文正公論相道侃侃數千言文正心憚之因外補公按察僉事督學浙江尋乞終養

太宜人則太宜人下世矣嘉靖初公起南符卿未幾召拜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克經筵講官是年進明倫大典推恩贈梧莊先生如公官母伍氏贈太宜人巳丑公復坐飛語調南符卿踰年陞右通政尋轉太常卿累御史大夫居南都蓋五年致其事以歸公里居善病好與方士談彭聃家言久之人皆稱公得長生久視術事頗聞

上上使使馳金帛徵公拜禮部侍郎時時咨訪攝生大藥不令及于政也公乃進攝生集要
上嘉納之屢賜圖書金緋有疾輒遣中使問遺乙巳

移疾歸居一年

上思之卽其家拜大司空至則詔改大宗伯數進海上方藥褒諭賞賚日益隆矣丁未引疾弗許後又進萬年金鑿錄永壽真詮諸書倦倦托儒術以明醫故益當

上意已又加太子少保自是雖病不敢乞骸骨每疏論他事寓言臣老且憊不能事陛下第恩深未敢言去耳

上憐之許致仕時年八十矣歸臥數月病不治語其孫曰吾受

上殊特恩死無以報旦夕易簣爾其詣闕下獻上所賜圖書毋忘哉語訖遂薨時庚戌七月望日也公爲人冲夷可親居家悃孝友其薦拔善類恐弗及又慷慨爲人解紛難自筮仕逮其薨五十年家居者三十年常冠玉華巾蕭然臥一室不出自稱玉華子至老好學行坐披一卷不置尤喜著書有玉華子諸書傳于世其配贈恭人許文學炯之女也有閩德佐公起家先公三十年卒一子瀚爲廣西融縣令孫男三人若樹觀察副使若林舉人若果郡諸生曾孫三人胤良胤庚胤可竝幼公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歐陽

子曰余猶及復公再召時與余同被命入史館迨今蓋三十餘年見公在朝則翛然有霞外之想數乞休休矣又數遣人入朝上萬壽聞召卽不俟駕行戀戀主恩斃而後已其於進退之際豈能自解於衆人哉乃余則知公耳

明朝列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叅議彥清楊公

遺墓表

楊公名廉字彥清故關西夫子裔不知何代徙家廣陵之泰州泰州族系亦無考洪武之季君用明經舉起家爲名御史歷永樂遷陝西按察司僉事尋調廣

西擢貴州布政使司右叅議在貴六年所雅能操清白撫綏民夷語在名宦志宣德初

皇帝賜璽書褒之比卒其妻王恭人孑然依一垂察視諸孤襁褓中度無資越萬里歸遂卜葬公于城東三柯林因家焉至今鄉士人猶能誦公遺德祠祀之不泯其後季子祥以國子生授行唐令祥子敞以鄉舉授洋縣令敞子敬爲百丈驛丞敬子舉爲中軍督府知印蓋自是楊氏日微矣公故有四子或嗣或絕嗣者或他徙不知其處獨祥之子孫僅僅守丘墓其自王恭人行唐令以下物故而祔三柯林葬者凡三

十七冢知印蚤客死家不置錐妻亦去惟遺孤文彬
文燦少育於假父家爲舍人何祈所給私以子錢行
券因收其冢間隙地已遂竊葬至行唐令所幾暴其
骸骨是時二孤已稍長爲人傭以自飲食偶過故林
而息焉始悟舍人故給之且暴之也號泣而訟于予
予以移貴陽太守太守廉得其實召舍人當之法立
徙諸非楊氏骼而還所竊葬地乃論報請龔石紀其
事予覽楊氏所藏 璽書與三柯林諸藁之圖愴焉
嗟曰不仁哉舍人乎夫楊公以藩大夫嘗臨若先世
父老非不尊

天子褒勞其績士人見德而祠之非不賢子孫二世
相繼宰百里非不有後逮五世之澤微始有不免爲
人傭者舍人遂萌豕心使其四世之親幾不掩於質
土不仁哉昔孫叔敖歿數年其子貧困乞封於楚得
寢丘以寢丘瘠不爲人所利朱仲卿病且死屬其子
曰桐鄉民愛我其葬我桐鄉往予嘗過寢丘見楚相
祠如新是瘠之效也及過桐鄉又見大司農高冢數
百步外無芻牧則愛之徵也今三柯林瘠於寢丘而
楊公有知未必不桐鄉望其民彼千百世亡恙此數
世忍之何人情相縣乃爾卽舍人奚利暴人之親而

自暴其親徒取不仁名亦愚矣予懼夫後之愚而爲
舍人者不少也故特如太守議表其墓以戒之且戒
楊氏之後毋復爲人所給云

明逸士行義吳先生墓表

舉世貴通顯而先生獨以逸士見名其鄉鄉長老自
太宰御史中丞以下莫不高其義侈贊之庶幾古所
稱隱居窮約聲馳千里者乎而有所不則見布而疑
廢見斲而駭毳者也蓋先生下世二十餘年而其子
楚材始以狀來乞予表墓道予因采其著者表之曰
先生姓吳名仕字行義楚崇陽邑人世居塘田洪武

四年有祖子明自塘田徙高坪子明生伯政凡四傳
而及允暹世隱於農多樸直長者行允暹娶於龔以
弘治癸亥二月十九日生先生先生自少穎拔稍長
就經師受儒家言多所通解其祖父竊喜而撫其首
曰兒安得以一經釋吾家耒耜業耶年十四執龔母
喪如禮已事其繼母汪如龔而自奮於學益勇十七
補邑學諸生旋以父命從其鄉殷先生遊殷故博雅
士然每奇先生才不敢當北面其後督學大夫如崔
許諸名公行縣校士徃徃擢先生異等而亟稱之乃
七舉有司不第先生喟然歎曰豈吾而能經生老哉

可以止矣因退而自名其居曰止亭人亦稱之曰止亭先生云自先生退處十九年不入城府杜門溫繹故所誦左國秦漢諸書時時與二三庶弟課耕灌園出入相怡悅以其暇召所嘗與遊觴奕林壑不復問餅粟多寡至於通顯故交歲時微逐饋遺及邑長吏博士辟舉蜡賓一切謝不報俛俛乎有抱甕鑿坏之風焉屬楚材長而嗜學修古文辭輒大喜是兒當世吾業吾無憾矣又先生故習星家學自知齒不踰者常恐不及見其子成名而督誨之會嘉靖辛酉人日先生起彈冠振衣謁謝諸宗老宗老不知其訣也明

日方與客奕至夜忽忽不樂亟召弟與子前而與語皆傳家正論旋索筆書正命二字遺之遂卒年才五十有九嗟乎先生其明於死生之際乎明年冬葬先生章園負坎抱離而虛左以待其配婁右以待其庶黃用先生遺命也子一人卽楚材黃出孫四人曰徵徽徹倣曾孫四人曰其昌其晟其昇其冕予觀崇長老所爲先生誌傳雅惜其聲不鬯實以爲天嗇之報意鞅鞅甚也乃予有聞尚子平讀易至損而悟富貴不如貧賤第未知死何如生今先生得易之良而知止且明於死生則富貴不入其心可知已豈復有缺

望於聲實乎卽先生下世而子楚材業已起賢科負用世具而諸孫循循逢衣徒矣語云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德先生殆樹德百年者而又享有逸士名天之報先生遠哉

敕贈文林郎鍾祥縣知縣敬甫張先生墓表

先生故布衣儒下世十年以其子叔見奏鍾祥績奉天子璽書追贈文林郎云今叔見擢守興國且三年始爲狀謁予表先生之墓蓋欲彰

主上恩以不朽其世德意良遠也按先生姓張名慎字敬甫蜀之涪陵人其先南昌人南昌祖壽輔仕江

津會明玉珍爲亂棄官歸道出涪江聞吳楚方連兵不敢下峽因卜五龍鎮家焉壽輔生漢霖善積居慷慨有遠略嘗捐五千金餉兵平大寇事聞

高皇帝嘉之徵爲郎弗就 詔以忠義旌其門張遂爲涪著姓矣其後三傳至廷璽好義樂施里人稱長者尋以其從子闡費官錢不惜破千金產救之家稍稍中落廷璽生汝中是爲先生父娶于馮生二子而先生其仲先生生之前一日廷璽公夢天墜一磬其室而鄉人亦夢有神人自空中抱兒下云送張再大宅蓋再大廷璽公行也已宗鄴見先生生而岐嶷不

羣率舉手相賀會父祖相繼棄先生襁褓中而獨馮母煢煢拮据畢三喪事生計由是日薄人或謂張氏其微乎乃先生則已崖然負丈夫氣內奉孀母外從其兄治生轉貨累貲每有天幸未十年具三四中人產無何舉父祖已鬻田宅不靳增直盡復之蓋無忝爲幹蠱克家子矣族有貧而鬻子與幼孤而不能自給者先生竝收而子之已爲娶婦厚遣之曰族子吾子也至遇執友內外親曲敦情好無論過從杯酒終日相歡諠卽緩急旬貸無不立應而卒亦不問其償每督誨叔兌輒垂泣長歎曰而父少嬰家難不及卒

業爲儒今無階一振先緒以光揚母節念平心怛怛痛也子其勉圖之予卽溝壑無恨後叔見儒業成舉于鄉高等先生又命之曰兒倖一第皆先世遺也慎毋秦越宗黨人以傷祖德卽異時祿仕其益廣吾意厚恤之嗟乎先生之肫肫於倫理也蓋天性矣年五十四卒墓在火峯舖配夏氏封孺人二子長卽叔見名仕可次立可郡庠生予觀張氏之中微而復振也則以有先生而先生之以布衣稱郎也其先世種德之報乎不則兩異夢何徵也乃叔見爲郡率用先生義方忠上卹下以廉平爲列郡稱首而猶歲時割常

祿分遺諸宗黨人不啻事先生如生矣先生之澤未已張氏其滋大乎

明誥贈恭人亡妻陳氏墓表

陳恭人爲州處士廷章公女母許氏嘉靖乙酉秋九日生恭人是爲河南叅政吳國倫妻也國倫家楚興國州父中憲大夫宗魯公母李太恭人生子四而國倫其季蓋在孩提時稍露穎慧其伯兄輔可君心異之每謂吾家千里駒無可與方駕者它日過陳處士見其女又大異之曰茲吾季德耀也間言於太恭人太恭人意在比鄰子弗許曰處士故賢豪肯委其女

爲貧家婦耶伯兄因力請於中憲公約婚處士而處士母楊果有難色曰市井兒多不治生產云已處士走羣兒中瞰予識之疾馳歸謂其母曰此非常兒其父兄又皆賢長者急勿失乃許婚時恭人甫五歲辛丑適予則十有七歲矣恭人爲婦端靜寡言笑奇朗若才男子與諸妯娌不易歡獨能歡太恭人太恭人亦自謂得婦其從予若影響焉而媒黷不生已盡解其裝送爲予購典籍資身自貧賤視人有急輒不吝分簪珥恤之卽布裳提甕睨它子婦日侈珍麗飾逸樂終歲澹然與居不自失也久之諸宗黨內賓無不

賢恭人而以為婦師居三年太恭人與中憲公相繼
下世歲且大饑數口嗷嗷獨恭人無慍色蚤夜拮据
相予終二喪禮每自厭麤糲而獨調甘腴以食予予
弗知也初予性好動與吾黨士遊即佚遊從之恭人
正色相規曰嘗聞不知其人視其友以君之才當不
久下人獨奈何不自愛而友非其人乎又數見予與
客擲擣蒲戲戲或竟日廢業也每以為患因竊其具
焚之予乃大悟謝絕諸狎遊日與二三同志下帷治
經術恭人益畢力中饋贊之乃得卒業不復問家事
矣初恭人未學而識書記蓋得之處士公口授者予

亦授以內訓烈女傳言一二過即了了悟大義每謂
古烈女至截髮割鼻以明其心彼豈知有往訓效之
無亦其天性然由此觀之問學丈夫事婦人之行多
師心耳信有如其言也已酉予舉于鄉庚戌舉進士
迎恭人如京師且至會北虜入寇畿輔戒嚴止中山
者五日食不下咽遂病慮不及須臾一覲見也寇退
始至相顧悲喜殆不勝情後恭人居邸舍數月不厭
風土日南望而嗟焉且見衣食稍異貧賤時輒相嚮
泣下念不及與二尊人共又鬱鬱為無嗣慮蓋益有
心病矣予知其意欲南也疏請得文學官于南不報

踰年拜中書舍人壬子五月恭人病忽作執予手曰
薄命哉計得首丘幸矣第君未有子而吾圖之不蚤
奈何已病少間亟亟爲予問妾予嘗夜飲比部郎中
徐子與宅恭人令從者趣之歸曰爲君得妾矣子與
大撫掌歎曰君家內德甚盛哉予嘗賦秋夜慰內詩
恭人誦之至異鄉兒女淚薄宦歲時心愀然曰是詩
吾病本也然自是骨立不起矣癸丑閏三月二日卒
于京年裁二十有九云予旣慟恭人客死且天無胤
嗣因具疏請告以其櫬還是冬十一月卜鶴山之陽
葬焉且乞子與銘其墓而陸尚寶子傳爲書之而其

稱猶未貴也後予歷給事中外謫稍遷邵武太守以
奏績奉

天子璽書追贈稱恭人時嘉靖丙寅而繼恭人者舒
恭人業已有三子後長子工良季子士良竝業儒爲
郡諸生能奉恭人祀而仲子牧良則中殤矣頃予自
河南罷歸始爲恭人易墓道而表之曰嗟乎傷哉恭
人吾益友也而又有士行不忝爲吾家婦師今就世
已三十餘年而予且老無一歲不見夢夢輒孿孿焉
有戚容也予何以忘恭人哉乃其故所與居娣姒及
所嘗使婢妾至今一語及恭人無不哽咽涕出此何

爲其然恭人蓋可表也已

入晉益公也而又自士於不恭也吾來故謂公恭也
何南雖謂公恭人恭人恭人恭人之曰恭人恭人恭
恭人業日百三千恭人子工身李千士身並業謝爲
天子重書出觀恭人却恭人丙寅而繼恭人皆皆
奏辭奉

甌瓠洞藁卷之三十八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執校
新安方尚贊

序十三首

送楊公子任赴河南憲長序

公參政江藩數月有河南觀察之一命三省諸大夫
將出餞公而贈公言乃大方伯傅公使使五老巖間
屬國倫以執筆之役國倫謹受幣再拜使者告之曰
予賤臣也又諸生時嘗一日望公顏色即不能舉爵
從餞者而猶得執筆代諸大夫言榮矣敢不拜命夫
我國家分置方岳而建之官其制監于三代損益

東西京獨按察使視唐天寶中觀察使廼其職則掌
察所部文武吏功能殿最舉大綱以考于

天子備黜陟逮巨獄論報得持衡剖疑而輕重生殺
之諸縣道官所不敢決者決之中丞臺治獄御史所
不能廉者廉之彰善而瘡惡明刑以弼教樹槐叢棘
之下凜乎任未易舉也豈其以貴倨而威吏愚黔首
哉間者河南巨寇起草澤兵連汴宋穎亳之墟委財
於薪塗肝腦原野賴

天子威靈吏士戮力元兇俘矣然暴者未掩瘼者未
瘳士庶饑困寄命漏刻無何地裂自關以西來三川
之地爲壑而其民從魚鱉遊者不下數十百萬蓋載
籍所希覩不待仁人寒心也至今亡命之徒負嶠觀
變實有遠心微以法捕之輒激而爲亂諸守臣豈一
日忘不測之虞哉猶却慮焉譬之理亂絲者不治則
終不可解急治之則愈亂也茲非有德禮長者以厭
其心顧復能以柱後惠文彈治之如昔時力易哉今
天子之命公往也誠以公能厭其心也公故爲比部
郎明習法理多所平反其以副憲入楚也責大指不
喜苛繁蓋楚人無智愚稱公德禮長者是行也聲固
先及之黃河南北受賂吏當亟解印綬去而赭衣黑

蒙無辜載于道者莫不引頸望公旦夕至更生之矣予猶及聞朝士大夫語昔在

睿皇帝手書小直臣楊昇者非公之先給事乎

睿皇帝方倚毗給事而大用之會奔喪歸吳門遂不起今殆厚發于公也公又孝謹承之蓋可謂令聞長世矣往公以叅政乞歸終太夫人養八年復召起守故秩海內士則加額公台輔器蓋孝者所以事君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也豈獨辨治河洛已哉夫士乘時取功名朱丹其轂而人望塵焉沾沾自喜矣而能世世稱忠臣孝子如公者幾希諸大夫曰吳子稱

人之美而及其世且不浮譽人是可為公贈矣

送南康太守劉君志仁入覲序

往劉君為御史直言敢諫有頃

天子詔廷臣議太廟禮佞人某子甲議

宣皇帝廟當祧以逢

上意君抗疏力爭之無慮數千言批逆鱗也是時廷

臣人人危君謂必無幸賴

天子仁聖

宣皇帝之靈得不遷而廟禮既定佞人放焉一日

而直聲動天下至今言者髮上指冠嗟乎君社稷臣

哉然亦坐是不得安其位於朝旋出爲雲間守守雲
間三年不調會奔其先大夫喪里中又四五年召
起知南康命且下朝公卿大夫私相謂以劉君束
於治郡不啻如積薪而調又得南康南康豈所以居
君君聞之曰過矣吾逢衣徒也得乘軒爲親民長吏
者十年竊以爲榮康雖小且瘠豈有裔民哉吾第懼
不勝任而奚以擇國爲比至南康適予爲理從二三
大夫郊迎之入就邸舍因謁君曰曩予在諫垣讀君
所上三疏竦然興骨鯁之思亡何被罪出而未有以
補過計不及爲君執鞭也君亦何自而滯淫江湖哉

蓋得日遊於君卽九折皆坦途而三黜明直道矣君
亦慷慨起握予手曰不佞倦遊甚矣廼爲太夫人養
復出得康又得良友如子竊有天幸焉匡廬在戶彭
蠡鏡天國小則政簡而易庀壤瘠則其民勤嗇而易
使如不保其無知而吾聽訟猶人也又何難焉乃吾
與子俱垂翼去國夷猶寂寞之濱則千古一事計如
是藏其身足矣而子又奚戚戚爲居數月政緩禁止
吏無奸私獄無怨讟百姓大悅間招予坐署中望五
老諸峯挹瀑布泉衡槩賦詩各極神賞至持論天下
事一觸感慨輒扼腕流涕愀然意悲不已未幾君忽

有寒疾且病郡父老子弟皇皇籲天曰天不慙吾考妣哉而吾屬其遂溝壑乎乃求社中百神禱之使君庶幾其有瘳乎是夕予手進君七藥未及下咽君忽忽自謂吾生矣此非君之有大造於人神而有此異哉君既愈猶臥閣不出者一月且上記謝病歸屬諸上官不以爲可始出視事會大中丞按部御史相繼以其治行聞

上二三大夫從旁相顧曰方劉君爲名御史海內士想望風裁魏如泰山不可動沛如江河不可禦今觀其布德施惠弔死問疾惟恐不近民而民親之若家人父子如此乃知立朝貴方正而治郡首循良也是歲天下計吏劉君且戒期入朝或曰朝覲之禮修上下之交也退則於公卿大夫有私覲焉東錦總乘不備不足以覲而時又貨幣甚盛彼取卿相如左券者非無因而至也劉君獨奈何以垂囊往劉君曰述吾職也以禦人之貨而陳廷實以自媒其何職之述吾竊恥之且吾誠欲希世取卿相則奚爲而至於斯也而猶至於斯者吾固有所不爲也藉令以無享覲故而使吾猶反于康豈所不快乎而吾寧郵而效之乎嗟乎茲凜凜獨行君子矣予於其行爲歌禾黍送之

送潯陽太守張君約之考績入覲序

予家去潯陽不盈三百里少頗諳其土風民俗比張君約之爲潯陽守適予謫理南康與之境壤相聞又其郡博士弟子多踰匡廬而從予遊者予是以得習于張君而聞潯陽政夫潯陽據有江湖之險而當吳楚閩粵衝蓋東南一扼塞也故其地數被兵燹而民鮮世業暨我

高皇帝初定天下時彭蠡之役將吏多死戰者

帝恤之甚優因詔置江州屯產使其子孫戍且種焉重保障也至今持戟之士籍沃壤而責賦稍輕農人

乘耒耜迺得瘠土而耕之所出緡錢力役不啻過數倍卽天下晏然無事八口之家計不及卒歲一遇江寇竊發則騎尉罷卒鼠伏鳥獸散未聞有能持一挺以格之者而瘡痍之衆反以捕詰增擾無息踵時此失

高皇帝保障意遠甚矣邇者島夷入寇吳越江淮部使冠蓋屬於路調發楚蜀閩廣諸路兵禦之率以潯陽爲孔道亡論供億糗食不易劑量卽蠻兵悍逸無制所過繹騷無遠邇皆扶老攜幼避之不復能安其生業君來適當其艱蓋四年于茲而無一日不感然

憂也嗟乎微君有憂也而民奚以樂生哉君故敦龐
樸茂文明內蓄而所施措率多渾厚樂易之政因俗
拊循有如烹鮮初不爲精悍刻覈邀近名也至處諸
路調發兵不動聲色而士無缺望貨無闌出居者安
堵亡者復其田廬百姓載道而歌而君口未言勞久
之諸監司稱君江州長城大中丞薦其治行純美而
君曾未有德色嗟乎君豈非長者耶君又嘗扼腕語
予曰古有不下堂而邑治臥閣而郡理者吾竊慕焉
乃潯陽非其地尤非其時吾雖欲與民休息不可得
又豈復得與子賤長孺較治行哉過此以往益有所
不知矣茲予所以知君有憂心也今君以考績當如
京師會亦三年入 觀期則是行也豈獨自獻其最
得有代遷卽潯陽諸所可憂而非長吏所得自爲者
亦當乞 清閣之宴入告

聖天子而急綏靖之矣君豈有意乎

興國孔氏譜序

今海內孔姓而譜闕里裔者什九廼其所傳率贗也
予竊病之夫縫掖之士一日志於道卽循循孔子徒
奈何冒非其自而衣冠俎豆祀所不知爲誰豈其以
神明之胄足藉爲世重則所謂野合而生者又奚藉

而重也無謂哉里人孔伸續其先文學所爲譜成而請於予予按文學譜詳闕里紀孔子後大宗法也伸譜詳興國紀文學後小宗法也初文學教授興國路以中原燧燧起不能復東遂家焉其子克仁仕

高皇帝朝數被寵遇嘗與史臣宋濂應 召進講左氏春秋後累官至浙東按察使卒于官弟克寬疏以其櫬歸葬興國 詔許之興國孔氏自闕里亡疑矣又克仁嘗系譜而濂序之稱五十五代孫克仁夫史臣豈欺我哉

高皇帝賜克仁制詔凡十三函閱今二百餘年散逸晦蝕幾盡伸不惜破中人產購收之以示子孫世守卽得遺書魯壁中而拜孔子車服禮器未必珍於此矣伸乎知重哉予旣幸其譜之有徵而嘉伸之篤念其先也廼作而歎曰明於譜之說禮樂其可興乎孔子嘗曰禾生垂穗向根不忘本也夫古人安土重遷懼支渙而宗法無考其流則服親爲塗人而不遷之祖與秦越等耳若文學則執有不能不遷者遷而譜焉將以明本而不遺所自渙亦萃也然則譜也者其仁人孝子之用心而禮樂所由興乎且文學去孔子才五十四世乃孔子之道傳千萬世而素功不泯自

天子王侯學士大夫言六藝者皆宗之況其子若孫乎昔司馬遷傳列諸子而於孔子獨作世家豈不謂孔子大聖人非諸子列乎以此思祖祖如在矣予才不逮二史氏乃願學孔子其志則同故得以此而廣伸志伸其以告諸宗人無忝爲闕里裔哉

贈張郡丞序

夫丞之佐郡也有三難而善事上官不與焉蓋郡牧稱親民長吏儼然以其尊總一郡而丞鴈行之名雖同寅分實相制其功易掩而其究多不相能故碌碌因人則見以爲氣沮而才鮮所效百姓且不徼其福

而長吏者視丞贅也此一難也至欲稍自表見則見以爲氣揚而嫌於出位與長吏相軋而長吏者又視丞敵也此二難也故事諸道上官行部御史察丞之廉污賢不肖惟長吏所署陞入而低昂之豈誠親見其行事而較然涇渭黑白哉卽有微卻鮮不爲所中故功不及居而過已浮實此難之又難者也今海內豈乏良丞哉冒此三難而欲佐郡有成績而上下交與之於茲時蓋不多覩矣迺吾張君之無難於此三者則又余所不異何以故張君安成佳公子也自幼學已多大人長者之遊而其尊人嘗守瓊海稱清白

吏則張君之脩於內行而習於吏事也其天性矣今所遇長吏又豈第君子如林侯余蓋聞林侯爲郡廉靜不擾張君佐之較若畫一茲可謂同志而協恭矣林侯曰以吾得張君而使之名譽不彰是長吏之過也薦之諸道上官曰張丞良吏也諸道上官薦之行部御史曰張丞良吏也御史曰丞誠良哉廼檄有司束金帛獎之辭旨甚腴一日而張君名起矣且御史林君弟也林君不私其友期於同升御史不私其兄期於共濟嗟乎張君之無難於佐郡有由然哉吳子曰余初觴張君彭蠡之濱業已知其有吏才而能慷慨任郡事已又從桐江與羅太史遇焉太史於其鄉人亡所問輒問張君又爲余談張君賢且及其家世孝友余是以樂道之

贈建州太守楊子薦序

楊君蓋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爲留都司馬曹郎其在留都亡論守秩修故事與諸曹郎翹然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相以下莫不案息自廢計亡出獨楊君慷慨躍馬提白羽扇招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卽萬卒人響應無不左袒楊君者當是時撫劍無所用威緩

頰無所用辯楊君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神氣足以彈壓之耶已

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建州守守建州蓋三年年才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而折節予予退而竊歎曰海內薦紳先生聞楊君定留都之難以爲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爲能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玄髮逡巡曳金紫若章縫耶已予從旁覩楊君所爲治郡事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

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杯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爲變鄉邑諸父老扶攜趨楊君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杯酒談笑間喻諸父老曰第歸無慮吾已爲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兵亡命之徒就禽而父老按堵如故茲信乎古昔所稱折衝樽俎者哉予旣心知楊君學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於閱歷而用之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

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嗟乎嗟乎楊君豈徒恃其神氣哉而所資於學者蓋深矣予與楊君居未一月以有昭武之命別楊君即昭武僻且少警易治於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

送周仲舍兵憲赴漳泉海道序

公初爲冬官郎以營宮功當敘爲內卿已屬所善耿御史直言忤權貴人權貴人銜之因移目所善諸郎吏曰此輩實爲之公遂出爲延平守未幾

上竟用御史言法權貴人免官去客有賀公者曰權

貴人去公等自此升矣公曰休矣容直遠奸主上之德直言敢諫御史之事不佞何至攘人之美以邀主恩即使醜顏內卿貴矣安見有加于良二千石乎於是人益歸公長者不可以富貴嘗也其治延則明師帥之體修保障之令典禮尚讓存問耆老吏民有善輒避堂以舍之即古文蜀郡劉弘農孟雲中其風曾不是過間者島夷寇閩諸縣道烽燧相望又山澤亡命乘墉而聚沙尤間危延如壘卵矣公毅然擯纓矢諸衆曰夫延七閩襟喉也延危則七閩之道阻而徵兵餽餉其進無繇以吾居延而使七閩坐困安在

其爲良二千石乎吾蓋有以籌此矣故寇至公輕裘
緩帶以臨之使民不懼寇退公又臥薪嘗膽以備之
使民不懈夫不懼則待敵有餘勇不懈則思患有餘
智以故夷止異境乘墉之衆旋就俘馘公誠得勝筭
焉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漢制太守兼領戎事稱
郡將今之閩守吏皆有郡將之責至稱文武才宜莫
如公會中丞譚公御史李公竝薦公于朝謂宜提兵
漳泉制夷于海不使得內侵報可延父老扶攜遮道
固爭於中丞御史曰奈何奪我師帥使不得效河內
人借寇君一年耶兩公諭之曰使君此行爲父老耳

夫閩大勢譬一巨室而家督者所使捍門戶得人則
舉室無警今海土夷所從入門戶也延堂與也使君
居延延安移之海上則夷無所從入而七閩舉安且
父老獨不聞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乎奈何
狃堂與之粗安而忘門戶遠計爲也父老唯唯從諸
大夫送公于郊而拜之曰公行哉克壯其猷海孽望
風且盡豈惟不負兩臺使所舉卽

主上十年南顧之憂一日解焉父老不卽填溝壑猶
能延頸太平矣公遂慷慨策馬以行

爲王祭酒壽其母曾太夫人七十序

往在京師友人王元美嘗爲予稱述其師大司成王公博物號武庫爲文踔絕名世通達國體真宰相才獨持論峭直好面折人又好汲引後進生之負俗有奇節者予私心敬慕之然知公之不必相矣非久有容城生坐上書言故相不法下吏治公奮臂詣政府而請曰昔任座有言君仁則臣直狂生言誠無當其何傷於日月乎爲明公計宜亟疏救狂生卽主上體貌大臣旣足以豫遠不敬而明公生一士以結天下心且布昭主上仁聖此王佐事也故相陽許諾而實爲佞人所

逢曰惜豎子爲乃公畫此奈養虎自遺患何遂寢不救公亦以此見疏遷司成于南太學蓋遠之也公旣鞅鞅而南不復以其事語人惟元美與予實知之時時仰屋竊歎曰藉令公之言濟則徐福爲漢首功而霍氏保有世祿與漢祚俱長顧天意豈可測哉其後故相竟以不法免而子孫竝戍裔土有司者籍其家以實邊天下士皆彈冠相慶曰司成公今入相矣久之不相會佞人不欲遂成公名反其辭以中公公因而得謗去位公笑曰吾志也太夫人春秋高矣非不肖在側食不甘一日之養重於三公安知非佞人賜

耶於是歸里中日率五弟諸男子稱觴爲太夫人壽
太夫人媿媿然安也公亦訐訐然樂也其里人鄧汝
極曰王氏慈孝可以風矣嗟乎初天下士以公不及
入相爲恨由今觀之相誠尊何以加公哉汝極又爲
予言太夫人身膺王氏五世之統恭竭於上而澤延
於下蓋王氏之姜嫄云大者身先勤約以篤家祚自
微仕公與司成公先後貴盛太夫人歲時一布素非
垢澣不易由賓客兒女子以逮臧獲廝養所須魚菽
裘襦又鮮不自太夫人手出者鄰媪或謂太夫人何
乃自苦乎太夫人曰若豈知王家母不易任吾夫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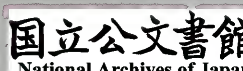
百里長實不持一錢歸兒爲海內儒者師又不欲開
產業穢其素風微吾勤約佐之豈能視食指坐墮而
賓祭不供卽有字孤粟乏之義安所資給行之至損
王家世德誰咎也又何以爲諸婦鑒乎昔正考父饘
粥餬口孟釐子知其後必達關西夫子蔬食步行自
謂遺其後爲清白吏子孫此王家父子事也吳晉陵
妻負薪被絮公甫文伯母不貴家珍太夫人實有之
予聞汝極言如是蓋凜然避席起敬矣載籍所傳女
宗婦師懿節淑範豈盡出太夫人上而不必以司
成公爲子猶曰蠅附驥日千里則王氏慈孝世家何

止榮名不朽如金石哉太夫人明年年七十春王正月三日廼其設悅辰也汝極先期來介予言為太夫人壽予故論次其大者如此云

賀外舅陳公七十序

公蓋予妻陳恭人父云初恭人生而有異質公甚憐愛之偃蹇富人子弗許先大夫將使國倫委禽焉人或言於公市井兒不視生產何至以所憐愛委之公固謂吳氏世儒素此其父好行陰德後當有達者已從羣兒中瞰予得之曰兒雖遊於帛幡竹馬間儼然有丈夫之度豈窮巷庶門所能久乎於是厚其資送

而以恭人歸恭人之歸也既不以貧賤故事予不謹且能推布操作庀家政佐予卒業得無內顧憂今予之從大夫之後也則恭人實相之公實俾之也傳稱樂羊子妻能成其夫張負郟鑿能得壻予竝邁焉奇矣蓋自予為公家壻見公壯年持高節里中俶儻任俠不受睚眦於人然獨雅好賓客即所居不過中人產日椎牛市酒羞庖膾炙與四方士交驩跳跫紛拏濡首散髮累日夜不厭客有為所苦者戒不敢過其門曰此醉鄉也公又竊使人要之曰安有望醉鄉而得獨醒往耶乃復促席引滿以屬客曰若不聞古有



頌酒德者乎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熟視不見泰山其能須臾萬期肩牖日月非無謂也曹生亦言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大丈夫之樂事吾與若大之不能操權術以折公卿取貴介次亦不能結束陳禮法以下鄉里小兒又復安能齷齪爲守錢計而使一日不遊於醉鄉何豪哉以故士無遠近莫不憚公使酒而亦知公非酒人也其猶有所託乎公又重然諾與人以物若棄爲人排患解紛亂不欲鞅鞅移德於人嘗有大盜夜寇其隣富人隣富人之子來告急公方與客呼博醉也乃抵博於地曰以吾居

邑屋至不見憚於羣醜藉令得志去則里閭之人無復帖席時安用此七尺軀爲於是更呼酒飲盡一斗奮戟躍馬率其子弟往救之盜聞公叱咤聲稍稍引去公復追殺數人縛數人以俘于郡郡侯頗壯公節俠議以金帛勞之公掩耳而辭曰吾豈以七尺軀博金帛耶此商賈之事不忍爲也以故里中人數十年外戶不閉藉公義甚高及予爲中書時嘗以恭人疾移書趣公入京視之至則恭人不待矣公在邸中又不欲予以房帷之戚內自損也日強酒相慰藉是時予友人劉職方子成徐比部子與魏比部順甫聞公

至分夕攜酒來醉公見公曠然不作禮俗態相顧而
歎曰茲真醉鄉先生哉乃各賦詩贈之歸其後公以
春秋高有三男子能其家遂欲屏跡不入城府卽一
再過里中長老年慕公而飲之輒陽醉起逃席不
肯竭人之歡予從旁難之曰奈何遽示人耄耶公笑
曰吾誠不耄惡耄於酒耳今年公齒杖於國而其女
適始受 誥命追贈爲恭人公喜而語人曰誰謂生
女不如生男微女疇令吾尊爲恭人父也於是又戒
其三男子宿酒俟吳郎歸與飲樂此予平生德公計
未有以報又不克解郡事歸而壽公故特述公慷慨

高節之大者以代稱觴云

訓初小鑑序

吾兒阿端從塾師陸挺氏受易將卒業陸生謂余曰
是兒強記日可千餘言今授之一經矣遂當勞及何
家以足其三冬餘力乎余以兒年不滿十齡又其息
甚侵不欲苦以博習顧塾師之意雅在惜陰重違之
也不曰愛之能勿勞乎於是誠勿得凌節馳騫希速
成以憂乃公乃手編古人之訓其子者數萬言附以
管氏所著弟子職暨虞允文訓諸生誥顏之推家訓
凡數章彙爲四卷授之讀第令識余爲人父之意而

思才也嗟乎史稱元愷才世濟其美至謂不才子爲
饕餮比之三凶以禦于魑魅夫才則濟不才則凶此
其鑒豈遠哉且凶非性也習則使然習之不端由教
弗豫教弗豫雖慈父不得有其子及其離于凶而傷
世德是亦父有罪焉卽余不穀猶以先大夫之靈得
免於負擔夫又何敢禽犢畜吾兒乎善乎石碣曰愛
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古之制也劉更生又謂七歲以上當爲擇師選友
勿使近惡少矧兒且十齡乎兒能三復訓辭而繹其
義則知古人家訓孝謹世篤忠貞功澤被當時而餘
慶流來裔者皆有以豫養之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謂
訓無補謂子之才不才無藉於訓豈余所聞哉俟兒
年漸長固益當頌詩讀書明習禮樂博綜左氏司馬
子長百家言以廣汝才以成乃公志則訓未遽及也
題曰訓初小鑿姑以存之家塾云

三國機略序

予蓋聞兵陰道云不得已而陽言之其至曼衍無當
則稗官目論也豈誠知兵哉兵家者之言曰以智克
智機也夫兩智相克各欲圖變實虛動於呼吸而決
之從容其機皆以潛用顧豈陽言可盡卽盡言徒以

滋不祥爾太史公所爲司馬孫吳列傳曾不盈尺牘而其旨闕廓深遠使人讀之如親被鎧甲援枹鼓登陣合刃一時籌畫所運批擣倚角無不各當敵在吾目中矣至欲殫其術以授人則雖司馬孫吳復起不能茲子長所以良於史乎迺今方伯大夫陳公蓋嘗讀書史館而歷試外服所至赫赫稱文武才頃以所著三國機略示予蓋不謂予不知兵也予時時手其書而歎曰公其以子長之才而潤色武侯諸豪傑之機事乎無論諸豪傑智謀相當勝負反掌人不必累事事不必累言言三分鼎足之勢大較囊括之矣迺其

闕廓深遠之旨高明者躍如言外而屠兒賈豎曾不解其一籌子長列傳何以加焉藉使公當前箸雖萬敵且樽俎折之其意又書之所不必盡嗟乎不得已而陽言之也古有爲戲馬臺者臺廣不百步馬日馳驟千里御者不竭其力而絕塵追電其機自存彼以牝牡物色之則失之矣是書將以告天下之知兵者予故序而傳之

賀中憲大夫汪先生序

新安汪先生伯玉中丞父也初中丞守襄陽時以奏績勲封先生中憲大夫母胡太恭人云先生少負異

能爲儒任俠嘗以鹽筴遊吳越間見吳越大賈率廢
舉與時轉貨貲以爲賤丈夫齷齪肥其家以遺不知
所謂何人亡豪也遂罷不爲賈會詔開武學先生以
督力知兵事得試爲武生久之以吳大母諱言兵輒
又罷去其後遇碣石異人授以使物卻老之術赤銅
可化爲黃金先生甚珍之一夕土釜作雷鳴亡其藥
乃謝絕諸方士曰吾業不能遊罔畏之野而息鴻濛
之鄉以上無天而下無地安用從人間就大藥耶已
見中丞生而有異骨大喜謂吾家世德鍾此兒遂當
高吾里門矣後中丞舉進士選授大司馬郎其鄉之

人聚而嗟服先生今于公哉中丞之爲郎也好爲先
秦兩漢古文辭一時學士大夫爭誦之先生則不以
爲可見幸服官闕庭上之稽考先朝故實若名
公章疏可以爲後事師下之習司馬法詹將士能否
邊圉堅瑕庶幾可當一面之寄釋此不務而工爲文
藉令一旦在事將無以博士語臨之乎卽先生不以
身用世而其言固已辨天下事目中矣先生居恒英
氣勃勃不受睚眦於人顧獨自中丞顯貴後折節居
里中二十年不入城府太恭人以裘褐相之如一日
蓋先生旣杖于鄉中丞業已自襄陽擢閩越憲使監

大將軍兵平島寇功成上嘉之累遷公今官公愀然謂大將軍曩不佞從海上間關百戰家大人憂之賴將軍之靈庶幾釋戎衣卽得請急歸侍家大人養私願足矣豈其猶以尺寸之勞徼福王命哉尋遣使迎養會聞太恭人有疾輒匍匐謀於大將軍不佞方寸亂矣今且解軍符去苟全吾母子旦夕卽及于罪無辭也與其厚自貽悔乎大將軍慰之曰第亡慮太恭人今瘳矣自公舉兵以來所全活海上生靈不下數十百萬孫叔敖之母不云乎有陰德者天報之福公何過慮乎且今日之

事所爲受命則忘其家臨約束則忘其親時也卽亟解軍符去徒以驚悸太恭人何益已太恭人疾果不藥而起中丞謝曰微將軍言不佞未知所稅駕雖然竊願有謁家大人雅好文得將軍一言爲壽無異馳拱壁歸也大將軍因曰予方橫戈疆場何暇剽儒墨以辱公徃見公抵掌天下文士雅及楚人吳國倫今其人適守昭武與予善公豈欲之乎公笑曰得之矣於是大將軍走書幣屬國倫言且申之曰中丞公固欲之予因報書大將軍國倫賤有司方結束受成中丞臺而使執筆以揚其世德直之則疑於調不直則

亡當謹拜命之辱請俟他日圖之越丙寅公復迎養先生先生方從社父老飲甚安無行意而獨太恭人就養邸中無何中丞坐不阿鄉大夫得謗當移開府他鎮中丞以告太恭人曰奉母還山終身色養兒志也如謗者之言非情何太恭人顧謂若不憶欲棄軍符時耶是何計人之情不情也而又何不自忘其情至見於面而復使人側目若耶於是中丞爽然自失曰聞譽不喜聞謗不怒今受命母氏矣乃欣然奉太恭人以歸先生則倚杖待於閤曰吾固知兒之及也夫有大功於閩而以不阿居之其能免乎由老子功

成身退之言則久於閩非兒所也吾老且以爲安兒豈有遺德乎中丞既歸乃奉

上所累賜鏹金緋衣前爲先生太恭人壽日令供具設酒食徧召先生所嘗與飲社父老相娛樂蓋自是口不言功國倫曰是可以復大將軍矣予觀中丞年始強仕位列上大夫臨大敵而不驚居大功而不德海內豪傑願爲執鞭者多矣無論先生平居義方之榮卽前所爲誠子數語居然人倫之鑒而後所稱引老子蓋又明於天道也與太恭人一言使其子爽然自失不謂有遠覽深識哉古之賢父令母類多有所

託而顯其名迹乃若先生太恭人何必然中丞名道
昆大將軍東牟戚繼光也

郭學士集序

大中丞子木蔡公蓋儀封故學士郭先生所舉士也
公來拊循中土未數月業已爲先生樹墓石乃又購
其所遺詩文彙爲若干卷授之梓而屬予序予竊有
深慨焉夫先生崛起中土侍從 兩朝嘉言善行流
照士林郁郁乎稱經筵學府矣古人仕賢者之鄉則
式閭封墓以示敦異今先生下世垂三十年閭墓蕭
然著述亦多散逸先生之門人故吏豈不星布雲錯

於宇內哉顧表章有待以至於今信乎斯文之興喪
非偶然也惟是中丞公懷古人之風脩知己之義將
報先生地下而使薄俗一敦予是以有深慨焉夫石
勒其行則潛德用光梓傳其言則遺風斯遠嗚呼郭
先生於是不朽矣今觀集所載先生詠諸 郊壇陵
廟者其詩莊以和發於旅寓酬贈者其詩悲以感吞
吐川嶽鼓吹六經竝得風人之微非貞觀以後辭家
及也至於紀時敘事之文則又遵三易之遐軌黜百
氏之頽習如今涵古揮翰成風蓋蔚然一家言矣以
是不傳傳而不自中丞公斯文其奚賴耶昔桓譚語

嚴尤曰楊子書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况先生學
 為儒宗守正事明主音節發於性靈而議論不詭
 於聖哲其人與書已非揚子所望而又得弟子如中
 丞公表章之視桓譚輩遠甚有不親見其傳者乎刻
 成為嘉靖壬戌年之五月五日

非謝然也謝景中丞公對古人之風節以自其
 於字內造醜末章亦以至此今許平漢文之與矣

甌甌洞藁卷之三十九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校
新安方尚贊

序一十三首

送少冢宰林公赴南都序

代作

往予讀儒林傳至稱鄭少君入嚮唐虞之閔道出參
 冢宰之重職蓋已私心豔慕之及覩范曄論述大儒
 其致在談仁義傳聖法使人主識君臣父子之綱知
 避邪歸正之路則又未始不三歎史臣之尊儒術意
 甚深也以今觀於少宰林公豈不一代大儒哉公三
 世起家經術相繼為史臣大父文安公終大司馬父

大宗伯移疾在告會今

上卽位公自大司成召拜少宗伯充經筵講官雖累葉通顯而清德令聞竝足以長世公尤博綜羣藝通曉國體海內綴學之士業已號公指南武庫至於立朝大節則漢諸儒不同日而論矣公見

上銳意學古日御經筵卽慨然曰茲千載一時也吾家世受國恩先後備侍從人以爲華然未嘗剖符班政無所自效其愚鞅鞅有歉志今幸以薄學克在講勸得藉一言當

上小有匡正卽於納誨輔德之職庶幾焉不則徒讀

父書希容取富貴非志也故公每入講輒據傳疏開列古義已復敷引時事抗首而請多規諷辭

上亦歛容嘉納之顧時時語侵近幸人近幸人目公矣居一歲公遷少宰仍兼學士講官夫公方強仕之年被遇至文昌貳卿位次八座儼然以其學爲帝者師予不佞覲顏曹長比見公如是卽所豔慕鄭少君又何足多也無何

上御便殿召公入講至大學生財有大道因勸上汰冗節浮語涉隋直

上默然久之徐欲用其言則近幸人不以爲便公遂

有南都之命矣是時朝士大夫不悟上意所出公獨曰吾罪也敢以南爲遠乎嗟乎公蓋明於大臣事君之道矣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又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斯言也請得爲公誦之且有周卜洛分陝之役以命周公召公夫周召豈可一日去王左右哉王命重有所屬迺其納誨輔德之意書誥惓惓不以遠邇而相業亘古今爲昭今南都去帷幄遠矣又安知

上意非以周召遇公公且戒裝發予從朝士大夫郊送之又執手而屬公曰公毋以逆旅人之言趣行哉昔張酺以嚴見憚出帝後思之曰酺入講有史魚之風已復引酺講尚書禮賜殊特楊秉以規諫不納乞退太尉黃瓊上書固留秉勸講不宜去朝廷帝從之夫明君獎直以資理大臣留賢以體國皆徃籍之所崇也我皇上明聖遠過漢主今且思史魚之風召公予卽抱留秉之義何言哉何言哉

胡祭酒集序

司成胡若思先生豫章人起家文學薦陟青宮歷事

高文二廟學術聞望冠冕南州其所自著願菴集諸學士名公序而傳之矣今先生卽世垂二百年海內後進生慕其鴻筆罕從購睹往往懷遺憾焉頃司馬中丞李公鎮靖兩粵讜服諸夷業已建櫜修文幕府清宴乃手先生舊集一帙屬吳子曰茲予先世所爲十襲珍也古人尚友先自其鄉有如杞宋文獻齊魯經師非藉表章能無湮缺先生熙朝大儒故當不朽子雅好藝文又嘗一日遊豫章也於先生獨無意乎吳子唯唯退而稍爲銓次得詩之精者六卷文八卷殺青以復司馬公因序曰知言難哉宣父至聖辭

命未遑蓋難之也况游聖人之門者乎粵自結繩以還竹書韋編以及二南十五國風其詞醇麗溫厚蓋上世之大音也逮夫三傳八書離騷十九首紀述旣嫺諷詠合度蓋去古未遠詞旨廓闕其後二京寢盛言成一家六代此儻末流不競近體變自唐人音節稍振然貞觀大曆以後無采焉良由風運遞遷才品殊致雖瑕瑜不掩而復古爲難其惟能者從之乎語云不逢師涓勿與審音不遇季札勿與觀樂豈涓札之外人皆龔瞶彼有所深慨矣夫學以益才文以足言皆明訓也中人承學鮮究斯義大較有三疾焉師

心者非往古而捐體裁負奇者縱才情而蔑禮法論道講業者則又譏薄藝文以爲無當於世嗟乎茲不學之過也藉令體裁可捐則方員何取於規矩禮法可踰則華實不必由本根謂藝文無當於世猶之責騶麟之不耕而以司晨病鸞鳳也不已誣乎夫師心負奇其詞骯骯曼衍勿談矣乃論道講業名爲聖人之徒也何至叛體要之訓蹈鄙倍之戒侏儻大雅糟粕微言以自掩其孤陋猶曰我具體聖人足矣焉用文之其誰欺乎乃先生以學名世多所窺覽祕閣書博綜外家旁貫職典故其爲文若詩上緣聖則下擿

儒玄沈思重淵綴采繁露縱之若隘八紘操之曾不下帶蓋發抒性靈宣暢風教庶幾禔衡衆氏鼓吹六經矣若其侍從密勿容與高華而猶棲志洪厓寄棕玉筥恬漠之度至今猶可想而挹之其視因窮愁而著書遭幽廢而述史者又不啻徑庭矣夫抵掌非教非其似也捧心非施非其不似也先生諸體不煩繩削而步趨音節伯仲漢唐蓋未嘗求似而又未嘗不似其猶郢斤庖刃乎才益於學而言足於文若先生者庶幾聖人之徒哉而司馬公則先生之涓札也可以竝不朽矣

綠槐堂藁序

嗚呼此故給事王先生藁也往先生謫楚時蓋識予諸生云先生問士於邦大夫所舉里中少年十數輩先生以次閱之無一當邦大夫乃召予以墨纒見先生先生閱予所爲舉子業輒蹶然喜曰大夫今得士矣初予爲舉子業未嘗有大人長者之遊稍稍離訓詁而自匠其意又不習爲俳偶語以故諸少年見而異之至私相謂吳生好古而不達無能爲也予亦少有感志以其故告先生先生曰子異才也當遇異人識之田仁任安不云乎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藉

令兩舍人卒不遇趙禹亦非衛將軍所能用然視同席之人騎奴耳子奚慮焉予退而有感曰謾蔑以一言見知然不遇叔向則堂下收器卒耳越石父以一顧見贖然不遇晏嬰則道傍負芻虜耳語云馬爲知己者良士爲知己者用今先生知予予何以爲先生用哉蓋嗣是益用以自信而不爲少年所移先生遇予日益以厚而爲游譽諸名公甚力也諸少年又從旁竊窺曰異哉王先生固不易當獨奈何當吳生居數月先生遷官去予以先生之靈尋得售其薄技于有司而從朝士大夫之後始復接先生所與故交履

先生所遊禁地而望見中秘讀書處乃知先生以文章高爲儕列所忌又直言忤執政不容于時輒爲搯擊大息非久予亦被譴出奔走梁楚閩越間至于今別先生凡二十五年未有尺寸以報知己且日夜思再見先生不可得嗟乎吳生負先生哉往年先生寓書楊別駕來屬予序其藁辭旨款密予蓋心許之矣頃其子荃使使萬里踰嶺渡海以先生遺命趣之予憊然驚且泣曰天乎使予不及再見先生而又何敢負先生幽冥也乃三復諸藁而拭淚序之曰先生由史館禁掖謫居湖海懸車之日鬢未及斑海內士莫

不惜先生未究其志乃先生退處海濱坐臥羣籍寄情翰墨流照雲霞意甚適也明州故盛文物先生所與遊非鴻筆之士則懷鉛之儒取材旣備益趣滋廣諷詠結撰惟其意之所之鮮不臻妙卽楮敝墨蝕人猶知其爲大家而珍傳之夫南山之竹不揉自直而又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何憂不貫犀革乎予蓋知先生之志不用於世而用於不朽也昔桓譚知楊子書必傳而私憾其不及見先生諸藁親見其傳無憾矣顧予今序其事先生已不可作而復覩也豈非予負先生哉先生諱交字徵久綠槐堂在鄞城中蓋先

生所卜新居云

李尚書集序

余聞諸談藝者之言曰玉不雕璠璵不爲器言不文典謨不爲經嗟乎豈直談藝也與哉此其旨匪雕文之工而貴其所以爲器爲經也藉無璠璵之質雖器不列宗廟矣無典謨之意雖文不被金石矣豈直談藝也與哉卽左氏所稱三不朽余竊以爲其致一而已焉天下未有立德之士而功不施社稷言不重鼎彝者乃言華而功實舉一可以辨德耳故能言而不習於事豎儒也能功而不嫻於辭木強人也皆德之

缺也而互相訾詆則德之棄也近世豪傑名家率各擅其才之所近以相雄遂赫然自號不朽此賢於鄉人耳豈誠不朽之道乎今觀於冬官尚書新建李公蓋誠負名世之德器則宗廟而文則金石者也公自釋褐馭歷于今三十年所至多惠政殊績未嘗自以爲能頃以少司馬兼鉞南征屬東西兩越一時寇發如蝟公慷慨折節下文武士條上便宜方略竭股肱之力以經營之一鼓而兩越平吏士解甲蒸庶按堵業已書勞于廟而紀于太常未嘗見公有德色公所著藏稿凡七卷予得謁而誦之詩道性情而用意

深厚卽寓目應手不加藻繪鮮不音中而節合泱泱
乎風人之遺矣文述名實而敘事簡嚴高不踰情庫
不儕俗惇於君親朋故之誼而潛於德藝經術之微
殆凜凜一家言也古稱大夫登高能賦師旅能誓山
川能祭作器能銘公兼有之而又不欲以文名家夫
非有名世之德能然乎予聞公故負奇南州少卽從
事性命之學已復博綜羣籍冥悟玄理又所過燕趙
齊魯吳越三楚之地諸民風國俗氣候形勝皆得目
獵而掌運之故學洽而氣完神澄而智密益足以闕
襟宇而發其才情胥臣多聞子產博物司馬遷周遊

廣覽不足侈矣故言以學而文功以學而烈有若取
之探囊而應之迎刃非欲解天下之頤而震耀其耳
日爲也其究豈易窺哉余以戎事奔走公最久愧不
能贊公一籌會大功告成文亦就帙公且以尚書之
命趣行余竊有感焉因僭書於簡端非敢爲談藝者
易幟也

賀司馬總戎殷公壽序

代作

余旣得請臥痾庾嶺之麓不復敢聞天下計矣然余
粵人也粵之肥瘠固未能一日忘情徃歲粵西有古
田之警心竊危之以爲粵東苦寇極矣西難復作其

將及乎已聞大中丞殷公奉命鎮粵西陳兵討罪
誅者什一降而撫者什九經營甫朞月古田平所全
活粵西人不下數十萬而粵東人業已陰受其賜相
率日夜望公東也余因慰之曰兩粵如左右臂朝
廷固念之矣未幾公果膺司馬之命仗鉞秉旄制
兩粵戎事而拊循其民屬日本裸夷數千飛艘渡海
犯我嶺西海北諸郡邑所過幾無完壘訶事者至公
疾馳羊城授策諸將吏徃一鼓殄之俘馘裸夷千餘
人還我繫纍士女四五千人所全活諸郡邑人又不
下數十萬而嶺之東南嶠寇蓋莫不畏公天威自爲

鳥獸散矣會歲大侵而民多菜色公感然曰大兵之
後必有凶年粵誠不可一日去兵然使吾民饑且纍
纍溝壑也將孰從而兵耶於是日聚藩臬諸大夫郡
邑長吏究圖所以賑卹之近者設糜遠者平糴又遠
者乞糴鄰壤資之庾帑弗繼卽移軍需佐之曾不括
一錢一粟於民間所全活粵東人又不下數十萬余
從里中父老私相歎曰微公來吾屬幾無幸矣
朝廷之念兩粵意深哉藩臬諸大夫將爲公介壽使
使徵言于余余以諸大夫從父老意也卽儒者勿談
壽乃公之全活人多矣孫叔敖之母嘗云有陰德者

天必報之以福公之多壽又豈待祝乎余觀古今善言壽者莫如孔子大旨不過曰人之生也直是直也天地生生之大德也卽所謂仁也人生於仁而不能自生以生人非直也非直非壽也故聖人之壽非可以星精窺冀英紀也至求長生之術如所謂芝圖鴻寶以異餌丹還白則枉亦甚矣何以壽爲我殷公天下士也內不畜疑外不飾貌曩在諫垣天下聞其直言及宣力四方天下頌其直行今制兩粵貴重矣開誠布公推赤心以置人腹故章程畫一號令不煩賞當功罰當罪予賢而奪不肖直也誅其不用命者而

撫其用命者直也威敵用武附衆用恩直也公皆未有意也夫公自全其生理而又能廣此理以生千萬人天地之大德其何忝乎卽公旦暮入相爲國家培養元氣而使天下久安長治固非獨粵人願也其爲壽何筭乎然則陰德陽報云又不足爲公祝矣

謝氏家藏稿序

有愚公者惡面山而居率其子孫操箕畚扣石墾壤將運於北海之尾智叟笑而止之愚公曰我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高奈何不平智叟無以應此雖鄭圃寓言而其旨殆難與淺識者道也史紀駟儉

富比千乘家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賈以積居爲利乃廉倍於貪則遵何說哉嗟乎知貪之不如廉而智之不逮愚也思過半矣昔者司馬談敘史爰及重黎而屬其子遷曰子爲太史當續吾祖韋玄成述祖德肇自豕韋及復玷缺則又作詩以戒子孫彼所謂家學有作之者又必有述之者而後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余所善謝文度氏博雅善屬文尤工詩賦仕爲信宜令非其好也久之辭令去喜而就余曰吾家自王父承德君某從父左史君某海州君某父文學君某伯兄涇縣君某凡三世竝以高行博學顯名旣

駱間然仕不遇合家不宿儲竟泯泯齋志以往余竊痛之而又不欲污其素風間從敝笥得逸稿若干篇次爲六卷命之曰謝氏家藏稿卽非大方宏麗竊願世世寶之余因得而縱覽焉且覽且歎曰嗟乎文度家學夫固有所受之也司馬典史韋氏遺經亡論作述各究其志而巳克玄度之志何北山之不可移雖千乘之賈所就孰與文度多哉玄度名丰建州人

沈純甫詩集序

純甫蓋樵李世家少年以明經取高第然負奇慕古聲利非其好也未幾病免歸踰三年始拜番禺令番

禺廣州大邑故令雖戴星衡石不免以叢脞損名乃
純甫臥而治之猶有餘力操翰墨與諸詞客遊卽番
禺人未有不神明純甫者頃予過廣州純甫方病臥
不能出意鞅鞅自恨居數日強出同二客載酒詣余
舟問詩焉酒間聞予一再語輒蹶然鼓掌而起曰吾
出署時頭猶岑岑今病去體盡矣乃引蒲縱歌達曙
而別不復一言談詩嗟乎純甫固深於詩哉卽予說
不足以解人願純甫宜以爲贅矣夫衆工舐筆和墨
宋元君不以爲奇視一人解衣盤礴而坐則歎曰此
真畫也其意不可想而知乎彼運斤盡堊匠石巧矣

非遇郢人立不失容其術亦無所試且此兩人者曾
不交一語而心相爲質又宋元君所不及知語云善
易者不言爻象純甫之爲詩又奚俟予贅乎諸詞客
奇予遇純甫如是爭相索純甫詩傳焉因請予序姑
述此以應之

七澤吟序

予讀楚辭而知楚之人善怨其天性哉怨而不怒非
獨離騷歌辯爲爾滄浪濯纓江潭鼓枻皆吟詠性情
以風世而引商流徵之遺音猶有存焉至如藝文家
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劉向九歎類謂之楚辭卓文

君白頭吟諸葛武侯梁甫吟又類謂之楚調曲蓋取其情志憂抑首肯微婉與離騷同勿論非楚產矣太史稱離騷兼風雅斯其爲辭賦祖乎巴陵胥季明氏學承世家氣吞雲夢弱冠舉明經視天下事如指諸掌已僅試爲鄱陽令不效輒自病免去之洞庭之濱隱焉不復問天下事矣嗟嗟非所謂忠而見疑潔而蒙汚者乎夫離騷自怨生也若季明氏可以怨矣予故未嘗識季明則中丞羅公時時談季明高隱居且三十年布衣疏食晏然一無所營日抱膝長吟而已乃里中故鮮好事而季明益落落寡交卽工於吟海

內士無從知也往嘗一遇顧中丞引以爲上客授簡賦詩季明無不立就雅見稱賞蓋自是七澤吟稍傳夫和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則見珍夜以投人則見猜忌時與不時耳季明以彼其才試一令不效退而苦吟以自老而又不見知名海內士卽不遇兩中丞鑿識而表章之其將濯孺子之纓鼓漁父之枻安所適而可乎古有悲士不遇而作賦者曰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選予誦七澤吟蓋不待竟業而歎季明之善怨猶幸其遇兩中丞固奇也爲序而傳之

餘姚史氏世澤錄序

予覽圖經會稽聚東南王氣姚丘禹穴在焉巨靈所
鍾故多鼎甲右族而史氏則周太史衛晉大夫之後
蓋神明胄云其後百行三忠爲明州世家凡再徙莫
盛于姚矣 國朝自資政公逮七世孫中憲君身致
通顯者三世以書勞 賜爵者四世卽載籍所侈如
銅鞮鉞鏤傳龜襲紫諸名閥奚豔焉中憲君方握兵
符鎮靜五溪三苗間會
今皇帝卽位嘉其績 賜璽書勞之中憲君鯁鯁焉
北面稽首曰臣實無勞徼福

上帝則先臣遺澤哉乃發先世所藏 累朝璽書十
五襲彙鏤爲一帙以志不朽名之曰史氏世澤使使
越千里詒吳子書而屬之序吳子曰茲所爲三命茲
益恭也史氏其有後乎昔周命君牙以世篤忠貞羊
舌職十世勸能以惠訓不倦汲之先有功于衛至長
孺十世世爲卿大夫韋玄成述祖德以戒子孫則車
服威儀廩廩不勝懼然則士之有封爵也豈其以希
恩榮當世而膏潤其族類爲快哉固欲世世忠王家
無忝乃祖父耳中憲君與高祖太保公先後起家進
士太保公在 孝廟時以御史大夫掌內臺出總三

邊戎事夾輔之勞紀于太常生累勳封沒膺卹
典此其先必有祕德者京兆參軍雖薄發猶足顯其
二世而享有象賢乃中憲君身承七世之統業已爲
天子宣力四方赫赫負公輔望太保公之澤又豈可
以世限乎古有自多其陰德而高里門夢匹練升而
字其孫者予竊病其卜世之不遠也若中憲君之錄
世澤意遠矣意遠矣中憲君名嗣元字懋宗七世諸
封爵備在璽書勿序序其大者如此

送侍御劉公還京復

命序

代作

國家分畫諸方岳廣吏治以又安元元蓋詳乎昉之

周官矣已猶懼吏不事事而民有遺德率用中執法
一人填撫之執法御史一人按治之夫填撫按治各
職其居要之又安元元其道實相成也非以相軋也
諺有之巫咸雖善祝不能自袞也秦醫雖善除不能
自彈也言相成之不可以已也王良造父天下之善
御者也然使王良操左革造父持右革則共轡不能
成駕田連成竅天下之善鼓琴者也然使田連鼓上
弦成竅檝下弦則共琴不能成曲人臣事事一方使
徒以其意相軋而無以爲相成之實卽吏如束溼而
民有重足立耳其能共勢以成功乎余不佞自有填

撫中州之役日夜懼無以稱事乃聞按治御史爲我
清苑劉公竊復自幸庶幾其寡過焉余秦人也方公
按秦時天下士想望風裁然公實未嘗以柱後惠文
彈治秦秦人人能誦之已按兩浙如秦豈其視中州
不必秦乎余所謂以道相成而不自用其意者蓋得
公益不敢不勉矣比余以仲春之月趨至梁邱則公
已按部出乃三川二潁之間功令一新百僚敬憚遠
近無不相賀至於削牘計事公先之余後之余先之
公後之雖智能不類而公實不余耄也已觀公治吏
墨數人而解綬去者多矣才數人而彈冠起者多矣

公唯其病民與否非以意爲予奪也其治獄累讞所
不及疑者疑之累讞所不能決者決之公唯其病法
與否非以意爲生殺也其治民繩其自相暴者以安
其自相養者譬則去莠而不傷良苗攻毒而無損元
氣尤非以意爲擿發也公之所負寧風裁而已乎夫
明大體者戒刻深輸遠猷者略苛細智有以不察爲
明威有以不猛爲烈彼蒼鷹乳虎之號非不赫然震
于世而有道之士竊不願聞非無謂也公所爲按治
中州而填撫之道備焉茲余之所不逮而取助於公
者深也庶幾其寡過乎公故侍殿中掌法令明習天

下圖書而又執三巡之勞脩六察之典今且報使還朝遂當受知君相爲社稷臣其繫天下輕重大矣豈予以自幸故而能遲遲其行哉漢楊秉爲御史時人卽稱其有宰相才余誠不佞知公固秉其儔也於是乎有贈言

賀大中丞孟公壽序

代作

予之按兩河也蓋遇大中丞孟公云公今年六十有二以孟冬之月十二日初度諸大夫庶士德公甚深且望公童面台背若玉光紫氣英英見狐南狼北間私爲難老純嘏之祝者洋洋盈兩河矣予聞而竊喜

之因進觴于公曰昭乎哉公之爲壽也與古今言善養生者莫如軒轅氏而言善治人者亦莫如軒轅氏其問道於岐伯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是以志閒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蓋大旨也至問治於襄野童子則曰子之治天下猶吾牧馬夫牧馬去其害馬者而已治天下亦去其害天下者而已公居恒未嘗與人談養生然每好讀黃帝內經而內經所載則養生養民之道具焉古語有之得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公豈進於是乎今夫殫千金而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巧以象爲

楮葉者窮三年之力葉雖工而人不見珍何也爲其
作無益也今天下士敝精竭神矜能眩智而沾沾與
一世相雄長者豈少哉其試則宋人之楮葉不試則
朱泚漫之屠龍手也尚父困不償種漁不償罟以爲
武王師則有餘智孫叔敖不知軛在衡後而相楚則
能以其君顯彼皆務其大而忘其小也予觀於公明
於國體而心常下人嘗提兵雲中決策破強虜而
口不言功貴在九列而無家珍笥綺之好由中執法
出鎮者垂十年曾不以歷試經營爲勞庶幾乎恬澹
之旨矣乃今保釐中原則又人置赤心不責苛細已

乃繩賅吏禁大猾繕城堞謹蓋藏驅螟螣蠹賊使邑
無引肘之憂村無乘塞之虞病瘵者泚病饑者粟居
不閉夜戶行不拾路遺公之心也非所謂去其害天
下者而已乎夫不作無益乃有益去其害卽享其利
養生養民一道也作君作相亦一道也此無它順之
也有牛於此使烏獲疾持其尾尾絕力勳而牛不進
者逆也使三尺豎子引其捲而牛恣其所之者順也
彼岐伯襄童皆所謂天下之至人也軒轅氏得其道
以順治其身且治天下故世稱極治壽至無筭今大
梁之西竟具茨洪堤在焉公師其內經而適拊循其

故都之民則所自爲長生久視而爲天下國家萬世
治安計者固至人之遺而神芝鴻術若或陰授之卽
耆艾非所以祝公矣昭乎哉公之爲壽也與公渭南
人字汝器起家進士

宦遊紀略序

大中丞孔麟陳公宦游所至輒有紀若曰此其大略
也予從武昌江別駕受而讀之竊歎公天下才所至
輒當其難而解之率如迎刃茲豈徒以才用乎禹抑
洪水周公兼夷狄夫有所受之也公初爲御史按治
吳屬島夷以百艘入犯且至公下令敕諸將勒兵海

上逆拒之旋議開海禁使民得大治舶捕魚以自殖
因令習水戰藉以爲備自是夷患遂息而兩浙八閩
聞而習行之夷患亦息乃用其餘勁殄劇寇七百人
解叛兵數萬人所省歲餉不下七十餘萬金吳之不
爲沼公力也尋量移督學使入晉會虜騎六十萬蹂
石踰汾而闚晉之南關晉王侯諸大夫且坐困公獨
毅然倡之曰事急矣守堂奧孰與門戶要乎於是遣
將提大兵趨交城文水間遏之虜果避吾銳迂從間
道出徐溝徐溝去南關僅百里關民聞虜先聲大半
思爲鳥獸散晉王侯諸大夫又坐困且曰倡議者奈

何以空國當虜公曰公等各爲其易請發城中壯男子可數千人分門守之虜至矢石交下執必不能近城某雖不武請得以其身爲南關翼於是單騎馳至南關援枹鼓以殊死誓衆衆亦賈勇而聚無不一當百虜聞南關枹鼓聲日夜不絕又懼交城文水兵還而夾攻之遂復從間道潛遁去公雖口不言功而晉人至今尸祝之矣已擢按察使入粵按察使刑官也公曰粵之刑孰重於借軀亡命匿萑苻而虔劉吾民者哉於是廣開謀懸訾賞募死士勇有力者數百人偵賊出沒密授方略以往徐聯兵邀擊之所向如破

而盜穴一空未幾宅太夫人憂行已除服起家三仕楚爲執珪竟以有填撫之命公筴楚患莫大於水其自荆河而下歲以築隄疏穴勞費不訾然當其奔決時一望皆巨浸卽狼牙之石不能爲堅公徐默計之此豈有可制於上游乎於是身親行縣歷夷歸望三峽諮郡邑長吏及其長年三老而與之謀無當其夕公夢絳衣黃陵神來謁覺而有感遂挽舟上峽求所謂黃陵廟而牢祀之已放舟下峽則又夢其神來謝起伏如壘石狀公大悟從舟中環視兩涯間故多壘石可梁因敕有司計而梁之梁成凡二十餘所蓋

從上游稍緩其懸流使得滌洄而下不至奔瀉爲諸
隄穴患自是水果不災民始有歲舉楚中十七年大
害一日而弭之人力豈至此乎昔者禹行河見長人
魚身曰吾河精也而河尋底定公之拯溺神寔相之
功豈在禹下耶乃其攘夷禦寇則周公之膺懲固兼
之矣予又聞不疑生於慈慈故能勇夫慈母之於子
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故思慮熟而功必成功必
成則其行之也不疑此慈之所以勇也君子之慈其
民亦然不犯其所小苦必不能致其所大利予觀公
之治兵類多越樽俎而創爲奇畫而施之率多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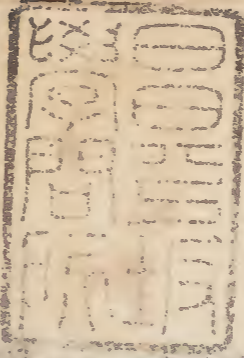
然仁人引以爲痼瘵皆智巧之士所深避焉至於治
水則又竭諮諏之力窮相度之能至思與神通雖江
漢故老不及借前箸非所謂思慮熟而功必成耶慈
故能勇信矣信矣予知公才有所不盡用而用之不
可勝紀故曰此其大略也語有之非常之原黎民懼
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善觀公者亦可以得其槩矣
予不佞敢以別駕之請爲公序而傳之

西征雜述自序

予以校士取道水西九驛渡赤虺河畢事四衛往返
幾二千里皆羅夷故墟云四衛在漢唐時稍通爲滇

蜀道民夷雜處獨九驛關自我

高帝奄有黔筑之後至今夷部落如初特為中國役
屬耳轍跡所經奇詭不可名狀蓋居然遊燧人以前
而與茹毛衣皮者伍也又氣候不齊嵐瘴飈疾以孱
然病軀嬰之萬一無幸何論險阻挫折哉昔博望侯
侈大夏司馬中郎張西夷彼其意非不廣夫我則不
暇矣爰有雜述敬俟觀風



水原文... 士... 雜述敬俟觀風

